

# 寻一点安静

城市喧嚣，难免心里不静，就需要寻一个安静的地方治愈。

可以是一处市外的“桃源”。像我前一阵子去的彩石镇玉河泉村，大约千佛山东南30公里处。开车就像一个巨人，可以几步跨进一个进去嘈杂的世界。

村子那样安静，谁家二层的栏杆上挂着金黄的玉米，有些在墙脚兀自开放的月季，红的，粉的，拳头大的花朵，映着白墙，轻轻晃着脑袋，偶尔的几栋老房子，门前的石碾很是惊艳，“耕读”“门第”几个字不知经了多少风雨，有些斑驳，却看得清时间的痕迹。

我像往常一样，贪心地拍下相道的东西或场景，说不清是哪些花儿，草儿，落叶，屋顶，白墙的一个打动了，还是因为拍照可以让我忘记什么，不管怎样，心里一点一点地腾空了。

但相机记录不了这里的安静。只要停下脚步，就好像一切都静止了，即使偶有飞鸟掠过。那一棵长在屋后的柿子树不知有多少岁了，粗黑的树干，叶子落尽，只留一些红亮亮的柿子悬在枝头，撩人而不自知。

相机也留不住任何一处风景的，那些路过的风景也没有什么能够挽留我。我知道自己还要回到喧嚣中去，谁又能在整个世界前行的大潮中独自止步？我只要先把眼前的一切享受了再说，哪怕只有片刻，享受到来时的那些不静，不安，不满足，都一点一点稀释和消融在树叶，草丛和泉水中。

也可以是一处市内的“温柔乡”。这是小新的原话，他立志把他的“想书坊”打造成这样的地方，为此不计成本地付出。说起与书结缘，他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，会不定期跟妈妈要20元钱，去县城的新华书店买一本书。知道家里的条件并不宽裕，所以也不敢经常要，通常买来一本书，洗两次手才翻开书，后来他知道这叫“仪式感”。

再后来，上大学了，最常去的是三联书店，看到那么多书，无比眼红，因为那才叫“书的海洋”；还有致远书店，他当时打量着启功先生题写的招牌，很难形容内心的那种莫名的澎湃……

媒体人的一点使命感，再加上对图书上下游的熟悉，他觉得，必须做书店。

书店就像是一口井，可以涵养一方民众，但如果大家都懒得汲水，井就变成了废井。

说到阅读的感受，小新的答案，可以看作一切，理解万物。

在这样浮躁又焦虑的时代，碎片化信息割裂了我们的生活，偷走我们的时间。看淡意味着内心的安静与放松，不再紧绷。

在“想书坊”看书的间隙，望向窗外，一阵风过，原本树下铺满的落叶中又多几片，引得你抬头看去，看到树梢的它们打着旋儿落下的曼妙姿态。这说明是一个死亡的动作，却一点也不可怕。

因为想起《一片树叶落下来》里的对话：

“我们死了会到哪儿去呢？”  
“没有人知道，这是个大秘密！”

“春天的时候，我们会回来吗？”

“我们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但是生命会回来。”

“那么这一切有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们反正是要掉落、死亡，那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？”

“是为了太阳和月亮，是为了大家一起的快乐时光，是为了树荫、老人和小孩子，是为了秋天的色彩，是为了四季，这些还不够吗？”

这就是阅读带给我们的，面对生命变化时，不再疑惑、恐惧，像一片树叶安静地落下来。

## 编辑手记

□ 周恒祥

《102岁仍未老》是一部来自于生活的电影。说是一位102岁的父亲，将75岁的儿子送往养老院，原因就是这位老儿子老气横秋，无所事事，死气沉沉，一个词：没趣。一怒之下，不愿意与无趣的老儿子一起生活的父亲，便采取断然措施，把无趣的人从眼前抹去。

把无趣的儿子送去养老院，这真是有趣的新闻。没趣影响健康，超过抽烟喝酒，这可不是危言耸听。要想获得健康长寿，必须远离这样的人。所以，这位老父亲为了自己的健康，果断地将老儿子送往养老院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值得击掌的。

生活中，我发现，没趣的人朋友极少。如果跟一个无趣的人交朋友，坐在一起没有话题，即使聊天，也是很费劲地寻找话题，说出感的话来，也是极为无趣，自己没有感觉味同嚼蜡，甚至很累，这样的朋友，还是不要交了。

没趣的人，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，是不说废话。生活的空间是需要用废话来填充的，不然会很无趣。我不是金口玉言，怎么能保证自己说的都是无比正确的呢？一个文友成家以后才发现，他的老婆是多么缺少趣味。他有时候会说一些单位里发生的趣事，她绝不会说。她最常用的句子就是：废话。那么短促，那么干脆，即使是标点，都是那么正确。于是，时间久了，他不说话了，她更少说了。再后来，他们分手了。

没趣的人，死气沉沉，毫无生机。一个朋友讲，他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人。当初定亲的时候，他很害怕见这个已经是不大不小的领导的准岳父。听一个知情人说，准岳父是一个不说活的人，严肃，多个字都不说，一天都说了两句话。所以，要注意不要多说话。后来见面，果然如是。一顿饭，很沉闷，很无趣，除了叫多吃菜外，就没有别的话题。那顿饭吃的，满头大汗，后背都湿透了，不是辣出的汗，而是被压抑出的汗。他在想，这样无趣的家庭气氛，生在其中，该是多么压抑，多么可怜啊。

有趣的人，什么事在他的眼里都是那么有趣。因为有趣，所以快乐。有趣的人人缘好，我的一个文友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风趣幽默，人见人爱，有他的场合，经常爆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。比他大的，比他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都愿意和他交朋友。家里，办公室里，或



人在旅途

一群红上衣红裤子的人，就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，一样的耀眼炫红。前面的手拿铜锣，后面的拥着大鼓。鼓声起处，如大地滚过的闷雷，铜锣闪动，似高天亮起的闪电。雷，闪，雷，闪，雷闪、雷闪、雷闪！一只只甩起的重头鼓槌，一片片拍天的金黄镲片……

鼓槌和花镲变换起花样，一两百人的阵容，起伏推拥，推拥起伏。让人想到一次次次洪峰的冲击，一座座堤坝的高垒，一排排人墙的坚持。领舞的女子忍不住，从高台上跳下，跳入这波涛中。波涛更加亢奋了。从小就见识过漫漫大水，从小就担惊受怕的这群汉子，这群婆娘，把自己变成了涛，化作了浪。

周围看的人，血压在升高，心跳在加速，忍不住跟着眩晕，跟着摇摆，跟着喊叫——嗨嗨嗨，嗨嗨嗨！嗨嗨嗨嗨，嗨嗨嗨——

你说幸福是什么？幸福就是眼前的快乐。汗水在流淌，在飞逝，你的我的他的挥洒在一起，搅和在一起……怎么还有泪水？看到你的泪水，我的眼睛瞬间迷蒙。

我觉得我是了解你的，我了解汗水的质量与泪水的含量。



流年碎笔

我们的文化多是记在纸上的。但纸在我小时候的生活里很稀罕，擦脸都用树枝或树叶对付，有时还用土坷垃，小伙伴胖大有次找了个墙角蹭来蹭去，没想到从此落下了痔疮。这事你还别不信，听说以前那王耀武装成小商贩逃到了寿光境内，在出恭的时候副官给他递了一张手纸，因此却暴露了身份，被当地民兵抓了个正着。

农村老家人都会做一种烟花“滴地筋”，从茅厕的墙上刮许多硝，掺上木炭，找本线装书撕成一条条卷成后边，那是我们最廉价的“烟花”。那些书都是一些老书，纸张柔软透明，浅黄的光晕里透着百年的书香。我们提着“滴地筋”，火花就落在了我们脚下，也可以这样说：我们这一路是踩着木刻的宋体字走过来的，我们也都是“玩”文化的。我们认识纸还从糊窗户开始，一张白纸糊在窗户的木格上，风再也刮不进来，还透着亮，这种“毛头纸”粗糙得就像那些年的日子。

上学以后，家长老是用一种纸给我们订作业本，一张纸叠上几叠，用小刀刷刷割开正好是32开。纸里有明显的麦草和麦糠夹杂在里边，钢笔是没法在上边写字的，洒得厉害。这种纸发黑，听说是用生产队的马粪做的。但供销社老是用这种纸包点心或月饼，油渍会渗出来，我们再想吃点心的时候就想想马粪的味道，于是就不那么想吃了。

上学还要去地里帮生产队捡麦穗，捡多了生产队会奖我们一个作业本，但我很少得到作业本，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麦穗上，而是地里的虫子，一种虫子我数不清长了多少只脚，反正它穿鞋子一定穿不起。我经常把这种虫子切成好几段，看它仍在动。所以太阳把我的脊梁晒成锅底我也得不到作业本，但生产队还会有奖励，一包糖精或者一包仁丹，糖精五分钱一包，仁丹二角五分。

再后来，终于用上了“大演草”，一行行格子，写满了就像一垄垄庄稼。钢笔圆珠笔在上边行走得痛快，还有写作文的方格稿纸。慢慢地我觉得，纸已经是很容易搞到的物品了，人在抱怨自己缺少很多的时候千万别抱怨自己搞不到纸。我父亲是民办教师，在他那里巴掌大一片纸都是有用的，有时他记事找不到东西了，就从别人门框上撕一角对联下来，还有烟卷盒也被他经常用来记事。他各种各样的文字都能写，桌上总是乱七八糟堆满了纸，就是小广告拿过来也得看个明白。老头儿喜欢去旧货市场，不知哪个单位的一堆表格没人要，他花了一点钱全买回来了，没事在上面练字。那时一擦信纸不过几毛钱，稿纸也是。

我觉得纸上能诞生许多东西的，包括老婆孩子。我看到过一个工友写情书，那家伙憋了大半天终于写完了大半张信纸，空白处画了一个桃子一样的“心”，还画上一支箭穿过去。他喜欢的女孩在酒店当服务员，我看着他在信封地址栏里写上：“寄某某街黄河大酒店……”我没吭声。多年以后我为那时自己的“坏”感到痛心，如果我帮他写的话，一定能写很多张纸，那就不用画那个“心”，那个女孩名字正好叫“桃”，女孩说她要谋财害命，自然没成为他的老婆。

后来忽然想起了投稿，我想我之所以投稿并不是真想要当作家。我天生懒惰，之所以一写就能到深夜，到凌晨，是我感觉那一行行格子像庄稼地里的畦子，没有一种耕作可以静静地投入而不用遭受阳光的曝晒，这种感觉最容易消磨时光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母亲的痴呆症越来越严重了。她不愿与人对视和交流，走路和坐着的姿势机械而僵硬，完全是一个木头人的模样，如果能够听到她说话，都是近乎尖锐的叫喊，对人不再好。特别是强壮的父亲去牵她的手时，她会使尽周身的力气将胳膊甩开，眼睛和嘴角燃烧着火。母亲的痴呆症表现为木讷和暴躁两个极端，对父亲的信任，甚至是仇恨，很容易让外人误解。其实，父亲一直都在毫无怨言地照顾她。

儿子润土是一家高档养老院里的护理人员，但那里费用实在太高，母亲根本住不进去，他只有下班后才能陪伴母亲。润土把家里的旧照片都翻出来，让母亲认照片上的人，然后跟她讲每位乡下乡亲的故事。这一招很管用，母亲不再突然尖声叫喊，开始有了一副认真听讲的小学生模样。润土的陪伴激发了老人天性中的母爱，母亲在儿子面前柔软了下来，反而变成了听话的孩子。

但是润土上班去了之后，母亲又恢复了痴呆的症状。她一个房间挨一个房间地走，到处徘徊。父亲说她在找魂呢，这不禁让人想起苏童小说《黄雀记》里的祖父。其实母亲是在找润土，她的精神变得十分脆弱，对润土的依赖已经无可替代。再后来，她开始一声接一声地呼唤润土的名字，从早到晚地喊，嗓音里带着殷切的期望，又仿佛是悲凉的绝望，直到润土下班回来她才停下来。

# 黄河口威风锣鼓

你是谁的媳妇？你是谁的奶奶？还有你，你，你是谁的爷爷？我想拉着你问一问你的家庭，聊一聊你们的生活。我问过黄土高坡的安塞腰鼓，见过壶口瀑布的斗鼓，却没有见到威风锣鼓这般动情，这场面太大，这锣鼓太震，这是在黄河口！

这里的每一个人，都与黄河有着紧密的关系，以前人们听到雷声，望见闪电心就慌，大雨又要来了，黄河又要涨了！黄河九九八十一道弯，走到这里要入海了，还是汹汹浑浑，怒浪滔天，不定什么时候就冲出了堤坝。那个时候百姓苦啊，房屋不保，庄稼无收，黄河滩区多少村，哪个村没有进过水？

不敢想起从前，多少年前，利津以一壤之地纳千里洪波，成为鲁北漕运、盐运的要道。然而那店铺棉比、商贾云集的景象早已不再，热闹着无数船只无数人声的铁门关也埋没于黄浪之下。一百年间，黄河在这里摇首摆尾，决口改道了五十多次！

一代代人为此耗尽了时光。春天迎春汛，秋天忙秋汛，冬天防凌汛。滩区人把精力和财力都用在垫台子、盖房子上。“爱黄河，恨黄河，离了黄河不能活。”

这次看到的，是利津一次彻底的整治。基台将新房高高托上去，整个村子都高高地托上去。高台上瞭望着黄河，心里变得踏实。

我也真正见识了王庄险工，急转弯处的大水，如一匹狂怒的怪兽横冲直撞，每一撞都水花炸裂，惊心动魄。谁忍不住发出了叫喊：奶奶，这么大的水头！现在这水头遇到了铁壁铜墙，随你撞去，撞散架了，默默远去。

一个小女孩在大堤上跑，完全不知道大堤曾经的险情。她的脚跳跃着，就像一双鼓槌。

终于不再担惊受怕，天天都能做个囫囵梦，那梦也是柳绿花红。威风锣鼓成了黄河口人的发泄与倾诉，所有的话都在这震响里，所有的表达都在这狂吼中。

我生活在黄河花园口，曾千难万险地考察过黄河源头，现在终于来到了它千里不舍的入海口。我绝对相信，多少年前，这里还是一片大海。而现在，包括利津在内的东营，全站在了黄河三角洲上。这一片不断生长的沃土，是黄河为我们带来的福利。

红掌花的红掌拨着清波，蝴蝶兰猛然

□ 王剑冰

地亮一下。还有野荷，硕大的荷叶捧着夕阳摇晃。更多的是苇，苇花子泛着白光，前浪后浪地赶，似乎那么赶，能赶到大海。

无数白色的鸟在蓝天下划着弧线，朋友说，这里集中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白鹤。除了白鹤，还有白鹳、丹顶鹤、黑嘴鸥。绿野中起伏的，还有一座座红色的抽油机。再往前的大海上，是地震四方的钻井平台。

台风要来了，后面还有霜雪，还有冰凌。但河口人已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他们站在黄河大堤上，看着滔滔涌涌的黄浪，就像看着十万亩小麦浩荡的景象。

威风锣鼓仍然在响，众志所趋的气势，和黄河，和野荷，和苇丛，和如林的抽油机融在一起。女声的尖利，男声的粗吼，同锣鼓铜镲混在一起。那是痛快的迸发，是放浪的飞扬。你看，随着鼓、随着镲、随着吼叫，他们匍匐又起来，跳起再蹲下，他们往左边歪，他们往右边歪……他们不停地起伏，不停地狂喊，直搅得这一片天地河海轰鸣，尘烟飞舞！

人海口一片苍茫，从天上来的黄河，浩浩汤汤，又流到了天上。



读史札记

# 瓦上霜

□ 董改正

蜀人杜渭江，字朝绅，他在麻城县令时，居官执法铁面无私，因此很为缙绅不喜，行事颇受阻挠。有一天，他决定请他们吃饭，把自己的态度亮一亮。

梅西野倡令，要拆字并且要俗语两句来说。他说：“单黄也是奚，加点也是溪。除去溪边点，加鸟却为鸡。俗语说：‘得志猫儿雄似虎，败翎鸚鵡不如鸡。’”这是先给杜渭江一个下马威：惹火了咱们，要你们好看！

毛石崖说：“单青也是青，加点也是清，除却清边点，加心却是情。俗语云：‘火烧马纸铺，落住做人情。’”这是劝杜渭江：那么认真干吗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！

杜渭江微微一笑，答道：“单相也是相，加点也是湘。除去湘边点，加雨便成霜。俗语云：‘各人自扫门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。’”意思是说：各位，希望你们各自安分守己，休要企图狼狽为奸阻碍本官秉公执法！我干我该干的，哪管你们如何！

这句“瓦上霜”最早出现在宋代陈元靓《事林广记·警世格言》里，从杜渭江“麻城宴”上的义正词严大公无私可以看出，到明代它还有褒义。鲁迅先生在《南腔北调集·经验》里说道，在古语境里，“它应该是和庄子的‘老死不相往来’‘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’意思差不多”，但也有不同，“庄子的概念，是要创造一个理想世界，让人们相安无事，忘记彼此的存在”，此句却没有那样的大境界，但也有睿智、淡定的味儿在。

现代语境里，“瓦上霜”成了“各人顾各人，管他爹死娘嫁人”的意思了，因此常被批判，便有人思索“门前雪”和“瓦上霜”的寓意，弄得复杂矣。二者是比喻庸庸碌碌，是对举的两件事，因为它们几乎不可能同在，即使在，也分辨不出来，何来管与不管的分教。

人是习惯“宽以律己，严以待人”的，“瓦上霜”的劝诫对于纠正这样的行为是箴言，人总是先要管好自己，才能谈得上怎样对社会负责，要不一个只会指责他人而宽恕自己的人，怎奢望他急难为公？

修行是一辈子的事，是内省，是要看到自己的“门前雪”。蓦地想起另一场宴会另一个酒令来。

明代宗时，两位御史韩雍与夏瑛饮，各出酒令，要一字之内含有大人小人，然后再用两句谚语来收束，当时韩雍不顺，颇有牢骚，说道：“拿字有五，下列众人小，上侍一大人。所谓有福之人人伏事，无福之人伏事人。”夏瑛微笑，说道：“爽字有五，旁列众人小，中藏一大人。所谓人前莫说人长短，始信人中更有入。”这也是“瓦上霜”的意思，莫说别人，退向自己的内心。

□ 刘玉林

# 纸上人生



有一年父亲突然搞来了一种纸叫“宣”，他说宣纸就像馍馍，其余的纸都是窝头。会画画父亲的父亲在宣纸上画起了国画，他小心翼翼地落笔，一笔画坏了他就会哎哟一声，再一笔不满意还会哎哟一声，哎哟了三声以后他不画了。他说终于明白画家为什么那么稀少，因为多数人画不起。李苦禅老先生在画画的时候，废画从来舍不得扔，总是在空白处练小画，小画画完再在空白处练字。实在没有空白了他也不会扔，留着点炉子生火。

我没事也练《曹全碑》，几分钱一张的毛边纸写几个字一揉扔了，把钱揉在手里的感觉真爽。父亲一巴掌扇过来，我说你不是说除了宣纸都是窝头吗？你说你把窝头都扔了还不挨打？

后来被纸包围了，屋子里到处是纸。打印纸卡纸绘图纸不干胶皮纸宣纸卫生纸餐巾纸，家里除了书就是纸，我们家老头儿一脸艳羨说你太阔了。我儿子却一脸鄙夷，说现在都流行“无纸化办公”……

多年过去，我依然喜欢在纸上瞎写，电脑显示器明晃晃耀得眼疼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日记本揣在怀里，不管到了哪里得空就写。我一直觉得东汉蔡伦发明纸不只是因为竹筒太沉，他一定是有太多话要说。纸是空白的，但它又让我们的日子不那么苍白。

# 护理员润土

□ 黎叔

有伤心或其他的情绪，流泪说明母亲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开始恢复了。母亲从此平静了许多，喜欢坐在河边的长椅上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有一天，她望着水里一丛绿油油的菖蒲出神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润土赶紧抓住母亲的手安抚她，母亲说想回老家，想到溪水边洗衣服，想到池塘里去摘红菱角。润土听了很开心，这是好些年来，母亲第一次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，过去问也问不到。润土立即准备，他和父亲一起陪着母亲，沿着她年轻时生活的轨迹，在每个地方都住上了好几个月。母亲的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，痴呆症仿佛好了许多，对父亲也不再反感了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母亲毕竟风烛残年，身体虚弱，第三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白雪覆盖了原野，她交代完后事，安心而舒缓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润土又回到了那家高档养老院上班。养老院里住进来一位房地产老板的母亲，也是老年痴呆症患者，表现出来的症状与

走，到处徘徊。父亲说她在找魂呢，这不禁让人想起苏童小说《黄雀记》里的祖父。其实母亲是在找润土，她的精神变得十分脆弱，对润土的依赖已经无可替代。再后来，她开始一声接一声地呼唤润土的名字，从早到晚地喊，嗓音里带着殷切的期望，又仿佛是悲凉的绝望，直到润土下班回来她才停下来。

润土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作为养老院里的顶梁柱，她婉拒了领导一再挽留，坚持辞职回家专门照顾母亲，离家两条街远的地方有一条河，河畔保留着一座自然形成的公园。润土现在有了时间了，他白天领着母亲去公园看风景。春暖花开，万物生长，润土第一次领着母亲来到公园时，他的情绪就平复了下来。润土发现母亲眼神起了变化，开始观察一些植物，并且主动与路人对视了。母亲走到一棵即将盛开的桃树下，脸上突然流下了两行热泪。润土问她为什么难过，母亲却不说话。但润土还是挺高兴的，母亲过去除了发脾气以外，从来没见过她

有伤心或其他的情绪，流泪说明母亲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开始恢复了。母亲从此平静了许多，喜欢坐在河边的长椅上，一坐就是大半天。有一天，她望着水里一丛绿油油的菖蒲出神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润土赶紧抓住母亲的手安抚她，母亲说想回老家，想到溪水边洗衣服，想到池塘里去摘红菱角。润土听了很开心，这是好些年来，母亲第一次说出自己心中的想法，过去问也问不到。润土立即准备，他和父亲一起陪着母亲，沿着她年轻时生活的轨迹，在每个地方都住上了好几个月。母亲的生活终于安顿了下来，痴呆症仿佛好了许多，对父亲也不再反感了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母亲毕竟风烛残年，身体虚弱，第三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白雪覆盖了原野，她交代完后事，安心而舒缓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润土又回到了那家高档养老院上班。养老院里住进来一位房地产老板的母亲，也是老年痴呆症患者，表现出来的症状与

润土母亲十分相似，但她是对她的儿子不依不饶。母亲一见到儿子就尖叫，像是愤怒，又像是恐惧的样子。房地产老板实在没有办法，只好将她送进了养老院。润土有经验，主动负责照顾她。他拉家常的方法很管用，老人很快平复下来了，慢慢地开始信任润土。润土想用大自然来安抚这位曾经生活在农村，住进城里后变得暴躁的老人，想让她与植物和风景交流，恢复内心的柔和。但是，当他们来到母亲曾去过的河边公园时，却发现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工地，听说沿河要建一个高档小区。高大的围挡把他们隔在了小河的外面。

润土毕竟只是一名普通护理员工，并没有高深的理论知识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恢复老人的健康。他只好约来房地产老板，将自己母亲的经历复述了一遍，建议这位儿子也领着母亲回乡住一段时间。但是，这位母亲一见到身材魁梧而威风的样子，情绪立刻又暴躁了起来，尖锐的叫声穿透了养老院的宁静……